

童馨儿 著

誓爱到底的有钱主&心刻刺青的小奇葩
他是她眼里的一滴泪
却温暖每个人心底的凉薄!

一个情至荼靡的深沉男主
两场命中注定的爱情魔法
化作一场佳期如梦后的宿命纠缠

你的心里 是大雪天吗

最深处的秘密，最疯狂的羁绊！
十年沦落，他和她一起孤立无援！



你的心里 是大雪天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心里是大雪天吗 / 童馨儿著. -- 北京: 光明

日报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12-2158-2

I. ①你…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9666号

你的心里是大雪天吗

著 者: 童馨儿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158-2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你的心里
是大雪天吗



第一章

每场偶遇皆由命中注定

001

第二章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043

第三章

情深不知处

071

第四章

昨夜星光

119

CONTENTS 目录

你的心里
是大雪天吗



第五章
绝裂

153

第六章
爱之底线

193

第七章

233

爱你直至世界之尽头

第一章

Nideyashiki
dameciumama

【每场偶遇皆由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要遇上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微笑而喜悦，因为他悲伤而难过，他动一发自己便情不自禁动全身，说好不去想他却怎么也忘不了，说好从此陌路却一直偷偷关心着他的信息……

许宝凝的心理咨询室在19楼。

有一扇大大的落地窗，常年拉着厚重的纱帘。洁白的墙，淡紫色的布艺沙发，硕大而柔软，简洁的小几，精致的茶具。

台前小妹江朵朵也很美貌，关键的是异常乖巧。许宝凝看见她的时候，正值黄昏，夕阳美不胜收，女孩儿蹲在一个倒了的垃圾桶旁边，急切地翻找着食物，头发像乱草，衣衫破且脏。

许宝凝把她带回家，帮她放热水洗澡，在门边搁了干净的睡衣，给她煮碗面，里头卧两只黄澄澄的鸡蛋。

后来，她就成了许宝凝的不贰之臣。

每次许宝凝对她说：“好了，你先下班吧。”

她自会乖乖离开，临走体贴地在屋内燃起熏香。

许宝凝对她很满意。

前来咨询需要预约。她收费高昂，因此客人大都是有钱人，出手大方。宝凝所获颇丰，因此在城中最奢华的景泰华园小区置有一套复式楼。一屋子的白，像梦一样不切实际。

请勿怀疑，她参加过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辅导，确实持有真实的资格证书。她又擅长察言观色，对某些客人只收一点儿所谓的“成本价”，人家不好意思，她尚宽慰：“觉得好，多给我介绍点儿客人来就OK了。”

啊，美名便是这样传播开来的，她的生意因此总是不错。再加上表哥丁迟又喜带她奔赴各种各样的聚会或酒宴，然后不着痕迹地把她推至前方：“哎呀，我表妹，许宝凝，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医生。”

许宝凝长得美，带一点儿不太多见的纯真气质，一颦一笑总不由得让人心动。

不多日，总有男人会陆续打电话前来预约。宝凝温言软语，努力给

他们以精神的慰藉，渐渐地，又陪他们喝一点儿茶，吃餐饭，或者泡几次吧。

他们最后都爽快地开出支票，金额皆不菲。

宝凝很原谅自己，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她倚靠着一点儿一点儿的投机和心机，为自己攒一点儿安身立命的资本。

最近经常来的客人叫顾思存。人如其名，若是不说，谁也猜不到他心里有诸多烦恼。这真让宝凝有点儿意外。他有钱，有健康，有让人倾羡的容貌与身材，想来更不缺少女人的殷勤与示好，有什么可烦恼的？

他来的时候总是黄昏。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规律，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相隔了二十天。许宝凝差点儿以为，他不会再出现。

这个客人仍然是丁迟介绍的。他们在茶庄偶然碰到，丁迟照例介绍：“我表妹许宝凝。顾总可有烦恼？我表妹是个中高手。”

顾思存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笑容很亲切，但目光疏远。她微微有些动容，男子瘦高清秀，眼珠子奇黑，嘴角紧抿，眉头习惯性地微蹙，只穿一件简单的白衬衣，却已显得丰神儒雅，让人难以忽略。

不久之后他们又有过一次偶遇。

纯良酒吧。

很好听的名字。许宝凝喜欢“纯良”这两个字。

她在酒吧里看到顾思存。

一个人。

她多看几眼才确定是他，最后才迎上前去，关切地询问：“顾总，你没事儿吧？”

他微眯了双眼打量她，像是良久才认出她来：“噢，你好。”

她识得他的身份，非常不应该一个人出现在此地。但他显然无所

谓，喝了一杯又一杯。灯光略为灰暗，让她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但毫无疑问，他有心事。

她递一张名片给他：“我有事先走一步。”

几天后，他的电话打过来，约好时间。

后来他来得渐有规律，基本都在周五。

他的话很少，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梦。他说他总做一个梦，梦里他正年轻，爱穿白衬衫。他有辆很旧的老式自行车。他看到自己欢快地骑着它疾驰，后座上载着心爱的女孩儿。

许宝凝淡淡一笑，说：“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你不快乐。”

他疲惫地靠到沙发上：“能给我一杯水吗？白开水就好。”

许宝凝端着水杯靠近他，别的男人会趁机摸摸她的手臂，宝凝呢，也总会恰到好处地抛给男人一个媚笑。

但顾思存安静地喝了水，然后对她说：“让我睡一下吧。”

他真的倚在沙发上睡着了，眉头轻蹙着，让人有抚摸的冲动。

宝凝觉得自己有点儿可笑。她已经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男人对于她来说，不亚于房间里的一件摆设。

她拿本书来看。除了专业书，她热爱言情小说，越虐越钟爱，常常看得入了神，一双腿渐渐发麻，抬起头来，总有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

顾思存睡了很久。窗外天光渐黑。许宝凝刷地拉开窗帘，城市将暗未暗的天光，稀稀落落亮起来的灯光，霍地扑进眼帘里来。

她站在窗旁吸烟，安静地等待他醒来。

最后还是手机铃声吵醒了他。

他先接了电话，才向她道歉：“不好意思……”

她莞尔一笑：“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反正是按钟点收费。

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解释道：“这段时间有点儿累。”

她笑吟吟地看着他：“就只有这段时间有点儿累？”

他凝视着她，微笑起来：“你说对了，我并非只有这段时间有点累，而是一直都有点儿累。啊，奇怪，竟然在你这里睡得这么香。”

她调皮起来，促狭地说：“我在这屋子里下了蛊。”

他笑，目光再次扫过她。

“许医生住哪？我送你一程？”他礼貌地询问。

还不是时候，她委婉地拒绝：“啊，不用，我有开车。”

他也并不强求：“那么我就先走了。再见。”

“再见。”

他走了，门轻轻被带上。

她独自在屋子里又坐良久。

她想起刚才他说过的梦：“我那辆自行车，是永久牌的，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这牌子了。同学卖给我的二手车，很破，很旧，骑起来哐唧响……她就坐在我身后，手臂轻轻搂着我……”

啊，每个人都曾有过美好的过往。她也曾有过，但是已经很久很久不去想起了。

手机响起来，江朵朵发来了短信：“煲了鸡汤，要不要来喝一碗？”

她回过去：“好。”

她稍稍整理屋子，转身离开。

在路上接到金栀来电：“你的稿子什么时候给我？”

宝凝抚住额头：“呃，明天一早。”

金栀很是不满：“不提醒又忘掉。”

宝凝答：“我忙。”

金栀不屑一笑：“全世界只有你忙。”她任职于N市传媒集团，这集团刚由几家报社与出版社合并组成，事务繁多，人手不够，她身兼数职，还负责《N市晨报》的社会新闻版编辑，自觉天下最忙的不过她金栀一人。

宝凝轻咳一声：“有鸡汤，要不要过来喝？”

金栀立刻欢呼一声：“好！”

嘁，什么白领精英，完全吃货一个。

江朵朵的住处其实距她不远，但仅这咫尺，便已远之千里。一个奢

华，一个简陋，房价自也一个天一个地。许宝凝觉得这其实便是人生的最好诠释：同人不同命。她并非轻视朵朵，她之今日，也靠拼搏争取而来。

江朵朵甚至备好糯米酒。据说千辛万苦自附近农户处购得，质纯异香，还不上头。斟酒的杯子精美无比，许宝凝忍不住多看两眼，江朵朵便解释：“刚买的。”

许宝凝说：“太奢华了。”

江朵朵笑：“总得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许宝凝觉得抱歉：“工资开得太少。”

江朵朵赶紧说：“哪有，你已经照顾我太多。”

再怎么照顾也不过是手长衣袖短，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那种，出人头地太难，碰上白马王子的概率又太低——这人生还真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的都是杯具（悲剧）！

江朵朵盛汤时金栀恰好赶到，一进门就嚷热，顺手脱下小小外套，只穿一件及腰小吊带背心，丰满的胸像两只活泼的兔子，争先恐后地蹦蹦跳起来。

许宝凝轻佻地捏上一把，混乱地发问：“怎么长的？”

金栀迅速答：“天生的禀赋，持之以恒的牛奶，外加男人的抚摸。”

许宝凝无奈地看她一眼，对江朵朵说：“占尽天时地利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放肆。咱不能跟她比，咱们喝汤。”

江朵朵笑嘻嘻地恭维许宝凝：“宝凝姐，你也拥有一切。”

金栀纠正道：“她还差个男人。”

她认真起来：“我说，你还是找个男人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

许宝凝说：“把你那匹白马拉出来本姑娘瞅瞅再说，也不知道你眼光到底如何。”

金栀便躲闪起来：“我去盛饭。”

许宝凝啐她：“每次一说到他，你就这副死相。”

不是不奇怪的，她们交情也算深厚，金栀和这个男人交往也有大半年了，但愣是不肯带出场来。许宝凝追问过几次，她只支吾着答：“他不方便。”

哪有什么不方便的？如果真爱，怎么都方便。不方便不过是爱得不够。可是偶尔看到他俩煲电话粥，不是不甜蜜的，也不是不痴缠的，许宝凝又觉得自己的判断有误。

饶她是个心理医生，最近又在金栀所在的报社新开辟一栏目，以恋爱婚姻专家身份出镜，为芸芸众生解答恋爱与婚姻其中之疑难，但金栀唱的哪一出，她还真没看出来。

喝了汤，喝了酒，她们齐齐告别江朵朵，并肩走到楼下，金栀稍迟疑一会儿才说：“他公司前些日子出了点儿问题，所以不愿见人。”

许宝凝笑：“不是另有爱人，不算大事。”

金栀也笑：“我走了，你今晚务必把稿子发到我邮箱，不然明天仔细你皮子。”

许宝凝推她：“知道知道！”

她独自开车回家。

车子驶近小区，附近便是友谊百货，花枝招展的广告牌下站着一个流浪歌手。

宝凝停下车，打开车门下去。流浪歌手身前搁着干净的笔记本，宝凝轻轻地打开扉页，夹进去一张10元钞票。

歌手微微颌首，以示谢意。

这是一个奇怪的歌手，眉目周正，衣着打扮甚为整洁，身上挂把吉他，总是旁若无人地自吟自唱。他每天更换一本笔记本，有心人赐予的纸币，无论多少，皆夹在本子里。

每天晚上，他总在这里。

宝凝其实觉得，如果他挑间酒吧驻唱，收入应该会更好，生活也足以应付。他为什么不？啊，又或许人各有志，她毕竟不是他。

他的歌确实唱得不错，许多时候宝凝会站立良久，安静听他唱完一整首。

此时的他在唱：

“……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

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

月亮下的对白

单纯得像小孩

你有好几次问我

那是什么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以为得到时间的青睐

以为旅途没有意外

以为每天都会说晚安

……”

突然间她悲恸难名，转身上车疾驶而去。

她到家后又看了许久电视，专挑婆婆妈妈的家庭伦理剧看，夜深了才打开电脑。

这是她的习惯，窗外万籁俱寂，她热爱在此时听到手指敲打键盘的轻盈声响。开机后她照例三件事：上Q，上微博，打开邮箱。

她看到了金栀转发过来的邮件：“我想离婚。最近，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不喜欢洗脚，每晚都要我催来催去，两人都快翻脸了他才肯动弹；他睡觉打呼噜，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一天说不到几句话……”

许宝凝敲下一行字：每人一个离婚梦。

有句最经典的话是这么说的：婚姻就是这样一座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婚后对婚姻的想象落空，想跳出婚姻是谁都避免不了的事。女人想，离婚有多好，离了婚就不用再看丈夫的脸色，不用夜晚十二点还为他留着门，不用再有翻看丈夫短信的猥琐念头，不用把他妈妈当皇太后一样敬着，不用再为5块钱的事儿思量半天……总之，一

个已婚女人，离婚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梦。

每个梦都有所预示，离婚这个梦预示着婚姻出了点儿问题。这问题真到了只能用离婚去解决的地步吗？不是。只是我们故意把它想得比天塌还要重要罢了。这时候，在婚姻里面的修补，可比到婚外去修补强好多。

建议：给自己放个假。独自出游三五天。重新审视这一场婚姻，也许会有不同感受。

.....

QQ头像晃动起来：“嘿！”

是一个叫“南方以南”的网友。记不太清楚是怎么加上的了，但每个深夜，但凡宝凝上线来，他必跳出来，打个招呼，或者闲闲地聊两句天气。

她百忙之中回过去一个笑脸。

他并不多话，只邀请她共享一首歌：《heartbeats》。

.....

Cause I don't have another heart for breaking 我已经没有另一颗心为你破碎

Please don't let me go 请别让我离开

I just wanna stay 我只愿为你停留

Can't you feel my heartbeats 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心跳

Giving me away 出卖了我

I just want to know 我想知道

If you too feel afraid 你是否也感到担心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s 我能听见你的心跳

.....

歌声清灵，带着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忧伤。许宝凝心神俱醉，不由得怔怔发起呆来。

这一耽搁，最后直磨到凌晨一点才收工关闭电脑。

窗外下了雨，夏末的燥热立即消失了，扑窗而入的风有点儿异样的沁凉。许宝凝踱到阳台上收衣服，一个空衣架在夜风里晃荡，许宝凝忍不住叹息一声，该死的，又丢了一件内衣。

景泰华园明明是高档住宅区，但鱼目里也有混珠。许宝凝一直疑心附近就住着一个变态狂。阳台风大，她如若偶有一次忘掉收衣服，必定会遗失内衣。有一天，她甚至在阳台的隐性防盗网线上发现一根细细的竹竿，一头的折痕很明显地昭显这是一个惯犯使用的工具，在作案时意外被折断。她报告过物业，最后也只是不了了之。

所以说，“衣冠禽兽”这个成语不无道理。这小区里头，来来去去的，皆衣冠楚楚之类，谁看得到里头包裹的是不是烂棉絮。

还是黛安芬呢，宝凝只酷爱这个牌子。她有点儿憎恨自己的固执与偏爱，觉得一个人总要淡然一点儿的好，对物品，对人，不应只钻牛角尖。

比如至今午夜醒来，周身悄无声息，黑暗像潮水，孤单也像潮水，她想起来的，还是他。

啊。

他离开她已经十年整。三千六百五十天。她不得不惊讶自己的记忆力，读书的时候又不觉得。

她去洗澡，对着浴室镜子发半天呆，手指轻轻抚过精致的面孔——他如果再见到她，是否还能认得出来？

她又独自喝杯葡萄酒才爬上床去睡。

酒精有酒精的好，容易让人入睡。

梦里仿佛听到那个流浪歌手忧伤的吟唱：

.....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

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

月亮下的对白

单纯得像小孩

.....

她清晰地记得，他们一起去跑步，自山脚奔向山顶，她脚下一滑，直接摔倒，足足滚落十几级台阶，膝盖跌破了，疼得要死。但她没哭，他倒哭了。

她因此怎么也不能明白，他这么心疼她，怎么会一声不吭抛下她离开。

她在梦里也落下泪来。

第二天起得晚了，江朵朵的电话打来才醒。

她提醒她：“十点半约了人。”

哦。

她想起来，约了丛书。

听说他是官二代，某次与丁迟吃饭时碰到后，第二天便打来电话预约。看他那样子哪有什么烦恼与心理疾病，反正照常付钱，对于他的插科打诨，许宝凝并不以为意。名字斯文，人却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一个，穿着讲究，只擅长吃喝玩乐，因为长得一副好皮相，人也大方，不至于让人讨厌。

和他吃过几次饭，打过几次网球。

上周一块儿去超越健身房，傍晚便在楼下餐厅吃饭。她有点儿累，有点儿心不在焉，想起身去洗手间，却碰倒了碟子，汤汁全溅到衣服上。

丛书顺势说：“附近有家酒店，我朋友开的，不如先上去清洗一下。”

她答应了。

他又建议她暂时先穿上他的衬衣，把她的衣服烘干了再说。

她答应了。

他们坐在窗边喝咖啡，他着迷地凝视着她：“你真美。”

他伏过身来试图亲吻她，她不由自主地往后倾倒，凳子顿时侧翻，两人一齐摔倒在地毯上。

突然间耳际有异声震响，房门被大力踢开来，三四个男人蜂拥而入，手里拿着手机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为首的正是丁迟。

他铁青着脸骂：“许宝凝！你这是干什么？我朋友说看到你和男人上酒店开房！你疯了啊！”

她一把推开丛书，站起身来，两手拼命地扯直衬衣，脸色苍白。

丁迟又转头骂丛书：“你玩儿谁不好，别来招惹我表妹！我可记得丛少你已经有老婆了哈！”

丛书也被这意外吓得面无人色，半天才回过神儿来，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小丁哥……”

丁迟一把拽过许宝凝，喝道：“跟我走！”回过头恨恨道，“小子，你等着，这事儿没完！”

一出门丁迟便松开她手臂，冲她赞许地微笑：“很好。”

她淡淡一笑，垂下眼帘：“我先走了。”

聪明一点儿的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局，这么老套的伎俩，一切当然早有预谋，初识直至事发。丛书最后也会知道，那又怎么样，他们每一次都手脚干净利落。怪只怪他确实也心怀鬼胎。

她还得分电话向丛书哭诉：“我表哥骂死我……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结婚了……”

多么柔情蜜情，委屈又隐忍。

丛书自己先行心虚，又被宝凝哭得心软：“别哭，小丁哥那里我去解释。”